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5 陝西 寧夏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

5

陝西·寧夏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發行者 重慶出版社

(重慶市長江二路二〇五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

主編 韓偉

副主編 陳悅新

美術編輯 金喬楠 鄭禾

文字編輯 曾海龍

排版者 重慶出版社電腦製作部

製版者 深圳利豐雅高電分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一九九一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5366-4721-2/J · 724

國內定價 人民幣三五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

王朝聞 中華全國美學學會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副主任

段文杰 敦煌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副主任

李書敏 重慶出版社社長、編審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明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周永健 重慶出版社副編審

溫玉成 龍門石窟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

劉長久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歐治渝 重慶出版社副編審

凡例

- 一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分繪畫、雕塑、工藝美術、書法篆刻、建築藝術五大類，本套為雕塑類的《中國石窟雕塑全集》，共十卷，分地區按時代編排。
- 二 本卷為《中國石窟雕塑全集》之第五卷《陝西·寧夏》卷，本卷以散布于陝西各地的石窟及寧夏須彌山石窟雕塑為主，兼收了西安市博物館部分館藏雕塑。收錄了上述石窟及館藏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金等各代具有代表性的石窟雕塑藝術作品。
- 三 圖版編排順序以石窟為單元，每一石窟內則以歷史年代為序。
- 四 本卷內容分論文、圖版、圖版說明三部分，并附陝西石窟登記表、須彌山石窟自唐以來有紀年可考的事迹繫年、陝西寧夏石窟雕塑分布示意圖等。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

第五卷 陝西、寧夏

本書編輯拍攝工作承蒙以下各單位予以協助和支持，謹此致謝：

陝西：麟游縣博物館

彬縣大佛寺文管所

黃陵縣文化局

洛川縣文化局

富縣文化局

耀縣藥王山文管所

銅川市文物旅游局

子長縣鐘山石窟文管所

宜君縣文化局等

主編	韓偉	副主編	陳悅新
論文	韓偉	陳悅新	美術編輯
文字編輯	曾海龍	金喬楠	鄒禾
封面設計	金喬楠	金喬楠	鄒禾
版式設計	王保平	劉慶豐	王長啓
攝影	翟春玲	陳志安	陳悅新
圖版說明	韓偉	王長啓	韓有成
責任印製	葉作詩	張迎新	張迎新
責任校對			

寧夏：固原縣須彌山石窟文管所

目 錄

陝西石窟藝術概論	韓偉	三
須彌山石窟藝術風格	陳悅新	四
第一窟觀世音菩薩		五
第一窟大勢至菩薩		六
第一窟內一佛二菩薩龕		七
千佛洞菩薩		八
羅漢洞觀世音菩薩二尊		九
千佛洞菩薩		一〇
羅漢洞文殊菩薩		一一
陝西耀縣藥王山摩崖造像		一二

第一窟阿彌陀佛左上方背光（局部）	唐	一三
第一窟阿彌陀佛右上方背光（局部）	唐	一四
第一窟內一佛二菩薩龕	唐	一五
千佛洞菩薩	唐	一六
羅漢洞觀世音菩薩二尊	唐	一七
千佛洞菩薩	唐	一八
羅漢洞文殊菩薩	唐	一九
陝西耀縣藥王山摩崖造像		二〇
阿彌勒	隋	二一
彌勒	隋	二二
圖二三彌勒（局部）		二三
二觀世音菩薩	唐	二四
觀世音菩薩	唐	二五
圖二六觀世音菩薩（局部）	唐	二六
菩薩	唐	二七
西方三聖	唐	二八
觀世音菩薩	唐	二九

陝西麟游慈善寺造像		
第一窟主尊釋迦牟尼	唐	一
第一窟下部南龕坐佛	唐	二
第二窟主尊阿彌陀佛	唐	三
圖三主尊阿彌陀佛（局部）	唐	四
第二窟下部北龕菩薩	唐	五
第二窟下部北龕主尊左脅侍菩薩	唐	六
第二窟北龕坐佛	唐	七
第二窟南龕迦葉	唐	八
第二窟阿難	唐	九
陝西麟游麟溪橋石窟造像		
麟溪橋旁第二龕	唐	一〇
陝西彬縣大佛寺造像		
第一窟主尊阿彌陀佛（局部）	唐	一一
第一窟阿彌陀佛背光頂部	唐	一二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第一窟阿彌陀佛左上方背光（局部）	唐	一三
第一窟阿彌陀佛右上方背光（局部）	唐	一四
第一窟內一佛二菩薩龕	唐	一五
千佛洞菩薩	唐	一六
羅漢洞觀世音菩薩二尊	唐	一七
千佛洞菩薩	唐	一八
羅漢洞文殊菩薩	唐	一九
陝西耀縣藥王山摩崖造像		二〇
彌勒	隋	二一
彌勒	隋	二二
圖二三彌勒（局部）		二三
二觀世音菩薩	唐	二四
觀世音菩薩	唐	二五
圖二六觀世音菩薩（局部）	唐	二六
菩薩	唐	二七
西方三聖	唐	二八
觀世音菩薩	唐	二九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七二	第三窟中壇坐佛	宋
七三	圖七二坐佛（局部）	· · · · ·
七四	第三窟中壇迦葉	宋
七五	圖七四迦葉（局部）	· · · · ·
七六	第三窟中壇阿難	宋
七七	第三窟左壇佛	宋
七八	圖七七佛（局部）	· · · · ·
七九	第三窟左壇迦葉、菩薩	宋
八〇	圖七九迦葉（局部）	· · · · ·
八一	第三窟左壇阿難	宋
八二	圖八一阿難（局部）	· · · · ·
八三	第三窟中心壇上菩薩	宋
八四	圖八三菩薩（局部）	· · · · ·
八五	第三窟基壇右部坐佛	宋
八六	圖八五坐佛（局部）	· · · · ·
八七	第三窟基壇右側迦葉	宋
八八	圖八七迦葉（局部）	· · · · ·
八九	第三窟基壇右側菩薩與阿難	宋
九〇	圖八九阿難（局部）	· · · · ·
九一	第三窟右壇菩薩	宋
九二	第三窟中壇文殊菩薩	金
九三	第三窟左壁一佛二弟子龕	金
九四	第三窟中壇普賢菩薩	宋
九五	第三窟右壁一佛二弟子龕	宋

九六	第三窟中壇菩薩殘軀	宋
九八	第三窟十地菩薩	宋
九九	第三窟後排左一柱十地證王	宋
一〇〇	第三窟前壁藥師佛	宋
一〇一	第三窟後排左二柱之一佛二弟子	金
一〇二	第三窟左壁涅槃圖與水月觀音	宋
一〇三	第三窟左一柱文殊菩薩	宋
一〇四	第三窟後排左一柱文殊菩薩	宋
一〇五	第三窟後排右一柱文殊菩薩	宋
一〇六	第三窟前排左一柱普賢菩薩	宋
一〇七	第三窟前排左一柱水月觀音	宋
一〇八	第三窟前排右一柱水月觀音	宋
一〇九	第三窟右壁水月觀音	宋
一一〇	第三窟水月觀音	宋
一一一	第三窟前壁十六羅漢（局部）	宋
一二二	第三窟前壁十六羅漢（局部）	宋
一三三	第三窟前排左一柱十六羅漢	宋
一四四	第三窟中壇迦葉（頭部特寫）	宋
一五五	第三窟左壇阿難（局部）	宋
一六六	第三窟基壇右側迦葉（局部）	宋
一七七	第三窟基壇右側阿難（局部）	宋
一八八	第三窟中心壇上菩薩（局部）	宋
一九九	第三窟中壇坐佛座下之獅子	宋

一六六	第四五窟中心柱正面基座伎樂（局部）	北周	一九〇	第五一窟右壁後龕內左脅侍菩薩（局部）	北周
一六七	第四五窟中心柱左面基座伎樂（局部）	北周	一九一	第五一窟右耳室門側力士	北周
一六八	第四五窟中心柱右面龕	北周	一九二	第五一窟右壁前龕內菩薩	隋
一六九	第四五窟左壁前、中龕之間鳳首	北周	一九三	第六七窟中心柱左面龕內右脅侍菩薩	隋
一七〇	第四五窟窟頂左披	北周	一九四	第六七窟中心柱右面龕	隋
一七一	第四五窟左壁壁基供養人	北周	一九五	第六七窟中心柱後龕菩薩	隋
一七二	第四六窟中心柱正面龕左脅侍菩薩	北周	一九六	第七〇窟中心柱右面龕	隋
一七三	第四六窟中心柱正面龕內右脅侍菩薩（局部）	北周	一九七	第一窟立佛	唐
一七四	第四六窟中心柱正面基座伎樂	北周	一九八	第五窟倚坐佛	唐
一七五	第四六窟中心柱左面龕	北周	一九九	第六九窟左壁	唐
一七六	第四六窟中心柱右面龕	北周	二〇〇	第六九窟左壁菩薩、力士	唐
一七七	第四六窟中心柱右面基座神王像	北周	二〇一	第六九窟左壁菩薩殘軀（局部）	唐
一七八	第四六窟中心柱右面龕	北周	二〇二	第六二窟後壁	唐
一七八	第四六窟後壁（局部）	北周	二〇三	第六二窟右壁後龕（局部）	唐
一七九	第四六窟左壁	北周	二〇四	第六二窟右壁龕內天王	唐
一八〇	第四六窟右壁	北周	二〇五	第七二窟右壁天王	唐
一八一	第四六窟前壁左龕內菩薩（局部）	北周	二〇六	第七九窟左壁	唐
一八二	第四六窟右壁（局部）	北周	二〇七	第七九窟右壁菩薩	唐
一八三	第四六窟右壁	北周	二〇八	第七九窟左壁菩薩	唐
一八四	第四六窟龕門上方小龕	北周	二〇九	第八〇窟左壁天王	唐
一八五	第四六窟右壁龕（局部）	北周	二一〇	第一〇五窟中心柱正面龕	唐
一八六	第五一窟後壁中間大佛（局部）	北周	二一一	第一〇五窟中心柱正面龕	唐
一八七	第五一窟後壁左側大佛（局部）	北周	二一二	第一〇五窟中心柱左面龕地藏菩薩	唐
一八八	第五一窟後壁右側大佛（局部）	北周	二二二	第一〇五窟中心柱右面龕	唐
一八九	第五一窟右壁後龕	北周	二二三	第一〇五窟中心柱右面龕	唐

176	175	174	173	172	171	170	169	168	167	166	165	164	163	162	161	160	159	158	157	156	155	154	153	
二二二																								
二二三																								
二二三																								

200 199 198 197 196 195 194 193 192 191 190 189 188 187 186 185 184 183 182 181 180 179 178 177

二一四	第一〇五窟中心柱右面龕內右脅侍菩薩（局部）	唐	201
二一五	第一〇五窟中心柱後面龕	唐	202
二一六	第一〇五窟左壁	唐	203
二一七	第一〇五窟左壁後龕接引佛	唐	204
二一八	第一〇五窟右壁前龕內左脅侍菩薩像（局部）	唐	205

圖版說明

陝西石窟登記表	· · · · ·	韓 偉
須彌山石窟自唐以來有紀年可考的事迹繫年	· · · · ·	韓有成
陝西、寧夏石窟雕塑分布示意圖		

陝西石窟藝術概論

韓 偉

一
陝西是我國石窟藝術比較發達的地區之一，尤其以晚期石窟的大量遺存而著稱于世。目前共發現北魏至明、清各代石窟三百五十餘處，據不完全統計，比較重要的石窟北朝有九處，隋、唐、五代有三十二處，宋、金、元有七十三處。陝西石窟的特點是：大型窟少，小型窟多；群體窟少，單體窟多；大體量造像少，小體量造像多；北朝、隋、唐石窟少，宋代較多；時代單一的窟多，長期連續造鑿的窟少；關中及關中以南的窟少，陝北的窟多；組合複雜的少，題材簡單的多。

北朝石窟有宜君縣的秦家河、花石崖、福地、苜蓿溝、彭村，安塞縣的劍化寺、雲山品寺，黃陵雙龍香坊，甘泉老君寺，彬縣大佛寺等處，北魏時代占多數。這個時期石窟的龕、窟難分，規模較小，佛龕進深很淺，面寬與高度多在一米左右。佛龕多為拱形或尖拱形，有的龕側飾蓮結柱。造像主要為一佛二菩薩，或有飛天和胡服供養人。開鑿于西魏大統元年（公元五�五年）的宜君福地石窟，除刻有佛教造像外，還雕有道教天尊像，發願文中之供養者稱『道士』、『道民』，是迄今發現最早有紀年的佛、道合龕造像。

隋、唐石窟分布在藍田的佛爺腰，彬縣大佛寺、祿長、鴨河灣，麟游的慈善寺、麟溪橋、石鼓峽，鳳翔的金馬山，銅川的金鎖關，宜君的焦寨，安塞的大佛寺、黑泉驛，富縣的石泓寺、川莊，黃龍的三仙洞，甘泉的孟家坬、方家河、旋渦畔、劉老莊，吳旗的石空寺，洛川的史家河，白水的暗門山，韓城的七佛洞、開化寺、朝陽洞，榆林的金佛寺，佳縣的玉皇寺，靖邊的千佛寺等處。其中彬縣大佛寺石窟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麟游慈善寺石窟、富縣石泓寺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宋、金、元各代石窟共發現七十三處，主要分布在延安地區，尤其以安塞、甘泉、子長、

富縣、延安最密集，不僅石窟數量多，而且技法純熟，題材更趨世俗化。這個時期以國家級文保單位的子長縣鐘山石窟、省級文保單位的富縣閣子頭石窟、黃陵的雙龍石窟以及延安萬佛洞石窟最具代表性。

隋、唐時期石窟以麟游慈善寺、彬縣大佛寺最為著名。麟游地處關中西北部，林木茂盛，山清水秀，是隋文帝及唐太宗選定的避暑勝地，先後在此建仁壽宮、九成宮。近年來由於縣城遷往新址，在基建過程中發現大量隋、唐遺物及宮殿遺迹。當日為了宮廷佛事需要，即在距宮苑三公里左右的今古莊子村鑿窟建寺，所以前期慈善寺屬宮內寺院。彬縣大佛寺西距縣城十公里，在今西蘭公路上（古代絲路必經之處），為當時京右之大刹。這裏造像時代延續較長，由北周直到晚唐，造像約一千四百九十八尊，成為陝西境內規模最大的佛教石刻造像群。

宋代石窟在陝西數量衆多，而且集中在陝北，這與宋王朝大力倡導佛教以及宋與西夏之間的戰事有着密切關係。

公元九六〇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王朝。宋太祖建隆元年，太祖繼位數月，即解除後周毀佛之令，佛寺重興，并敕定長春節賜百官宴于相國寺，下詔普度童子八千人。太祖乾德四年（九六六年）三月，遣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賜錢三萬赴西域求法。太祖開寶四年（九七年），敕高僧張從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經樣板，經十三年，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九八三年）版成進上。公元九七六年，趙光義即位後，下詔普度天下童子十七萬人。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公元九八〇年），太宗敕命譯經，從而使自唐憲宗元和六年（公元八一年）以來已中斷的翻譯佛經工作得到恢復。趙光義甚至親筆撰寫《新譯三藏聖教序》。自真宗以後，北宋諸帝多保護佛法。真宗詔天下各路設戒壇七十二所。真宗于上元節還親詣寺觀。到真宗天禧五年（公元一〇二一年），全國寺院已近四萬所。而天下僧人總數達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僧尼數達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宋王朝一反後周抑制佛教的政策，為陝北石窟的興造提供了政治條件。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黨項族首領李元昊叛宋自立，釀成一百多年的殘酷民族戰爭，則是石窟興造的直接原因。

西夏民族——黨項，是我國一個古老的民族。唐末，黨項族首領拓跋思恭鎮壓黃巢起義，

攻占長安，為唐王朝建立了功勳。李唐王朝賜其姓李，并以夏州（今橫山縣北）為定難軍，加思恭為節度使，進爵夏國公。從此，黨項族佔據了銀（米脂縣西）、夏、綏（綏德縣）、宥（靖邊西北）、靜（米脂縣西北）等五州地區，奠定日後割據的基礎。

西夏在建國前，與宋的關係一直是友好的。黨項首領李彝興曾遣使贈宋三百匹戰馬，宋太祖趙匡胤也回贈其玉帶，并授其子克睿檢校太保定難軍節度使。又因克睿擊北漢有功，宋太宗加封其為檢校太尉。克睿子李繼捧率家屬入朝，獻銀、夏、綏、宥、靜五州地，其子德明被授為定難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德明子李元昊數諫其父勿臣趙宋，宋仁宗寶元二年（公元一〇三九年），元昊下禿發令，立官制、別服式、定兵制、設軍名、制蕃書、更禮樂、上謚號、定朝儀、築壇登基，自號『青天子』，向宋朝提出稱帝要求。宋仁宗趙禎下詔削奪元昊官爵，撤銷所賜皇姓（趙），停止貿易往來，還在邊地揭示布告，募人能捕殺元昊者，賞作定難軍節度使，促使元昊提前對宋用兵。元昊在西夏建國後的數年間，先後獲得了三川口（安塞東）、好水川（寧夏隆德北）和定川砦（寧夏固原西北）三大戰役的勝利。宋朝抵抗西夏的前線，東起麟（神木）、府（府谷），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延州（延安地區）為抵抗西夏的軍事重鎮。但大多無天險可守，故設置三十六個寨城，以防西夏入寇。究竟有多少兵丁呢？范仲淹曾說：『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其備常如寇至。』（《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九）這幾十萬大軍駐守在陝北、秦隴一帶，就成為宋代陝北、秦隴石窟的營造、捐資供奉者了。

為什麼說抗擊西夏入寇的前線兵士是石窟的營造、捐資者呢？因為，當日這場民族之間的戰事是相當殘酷的。范仲淹說：『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北路官軍斬傷萬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蕃部萬餘戶，約四五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者傷者前後僅（案：應為幾）二十萬人矣』（《范文正公：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當時升平日久，武備廢弛，廟堂無謀臣，兵驕不知戰陣。而皇帝往往戰前頒發陣圖，預定作戰部署，數路進軍，無人統率，宦官監軍，從中牽制，每戰必敗，造成蕃漢人民大量死傷，嚴重破壞社會生產。

由於社會動蕩，民不聊生，芸芸衆生為了求得心靈的慰藉，鑿窟造像，寄望神靈庇佑。因

此陝北的石窟多建在宋代城寨附近，幾乎有寨就有窟。石窟造像題刻充分證實了這一推斷。宋朝的軍隊，分爲禁兵、廂兵、鄉兵、藩兵四種。禁兵屬中央軍、天子衛兵，守京師，備徵戍，又稱『東兵』，成分駁雜，驕縱成習。蘇軾說：『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募定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戰功。』咸平四年（公元一〇〇一年）『詔陝西沿邊州軍兵士先選中者，并升禁軍，名保捷』（《宋史·兵志一》）這類禁軍題刻見于鐘山石窟。如『鄜州保捷第一指揮杜義修菩薩一尊，熙寧七年（公元一〇七四年）六月□日。』再如『駐泊同州保捷第二十二指揮軍頭單宗已下五都十將節敬至長行，同發願心，各捨淨財修菩薩三十五尊，永爲供養。熙寧八年（公元一〇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題記』。清涼山石窟還有『延州振武第一指揮第一都馬戊爲亡過父母，今修佛一尊、菩薩四尊，願早升天界。』『皇武第五指揮第五都都頭』等題刻。禁軍中的中上級官吏也捐資造像，如延安清涼山萬佛洞內，有『內殿崇班……嚴造佛』、『三司大將……菩薩十一尊永爲供養』等題刻。

另外，宋代還有叫『弓箭手』的。《宋史·兵志四》稱：景德二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箭手者，請給以閑田，蠲其徭賦，有警可參正兵爲前鋒，而官無資糧戎械之實』。所以在河東、陝西設『弓箭手』。除維持當地治安外，戰時還配合正規部隊協同作戰。經過黥刺手續，就被編入『鄉兵』，也叫土兵。他們熟悉山川道路，耐勞吃苦，習慣戰鬥，在子長鐘山（安定堡）石窟有題刻：『熙寧五年（公元一〇七二年）元月十五日本堡弓箭手王友、王大、賀文友等三人同發心願，連修三佛□□□并妝畫已了，請僧頭賀，永爲供養，十月一日。』

宋朝軍隊中的蕃兵，亦稱藩兵，《宋史·兵志一》中稱藩落，凡是『陝西沿邊廂軍有馬者，天禧（公元一〇一七年—公元一〇二一年）後，升禁軍，極邊城砦悉置』。主要是傾心漢化的羌、藏族兵，戰鬥力與西夏兵相當，且對佛教虔誠信仰。他們造像較多。如富縣三號窟有題刻：『寧州番落八十二指揮都虞侯張貴，妝造菩薩一尊』。再如子長鐘山石窟有題刻：『安定堡番落第一十七指揮第一都長行李鈞自發虔心，修菩薩二十尊，永□爲記。』這種利用羌、藏族兵的做法，一直延續到金代，如金熙宗時，在富縣石泓寺還可見到題刻：『晉寧軍蕃落□百九指揮使馬德，因赴寧州同知，妝造菩薩一尊，閻家平善，皇統八年（公元一二四八年）五

月初二日」。這不僅說明蕃落兵種的延續，也可知直到金代邊寨中的軍人仍是陝北石窟的主要造鑿者。

宋朝政府從對西夏戰事連連失利中，總結教訓，尋找救邊良策。所以，范仲淹、韓琦等任邊帥後，着手組織民兵，加強對土著軍隊的整頓、訓練，這些主持訓練的人當然是禁軍中的軍官。在彬縣大佛寺羅漢洞中見到『此熙寧壬子（公元一〇七〇年）冬十月七日，訓練本道軍馬，范恢、仲微、錢行書于石壁』的題記。為了加強邊防，宋廷經常派中央官吏、禁軍將帥來邊關督導巡視。子長鐘山石窟中，有『穎水陳子後催織邊儲，遍入諸壘，因過安定，清河張遵約率隴西李天貺，太原武辯叔，南陽周子履，京兆臺正臣，烹茶酌泉，清集于此。元祐癸酉歲（公元一〇九三年）孟夏九日』題記。還見到『……路分左武劉仁遠，命麾□原趨別帥庭武顯大夫、前第六副將王友方、武翼郎第六副將白延助、成忠郎權知安定堡陳元老、成忠郎權監押徐任、保義郎監酒石堅，同送別于此。政和四年（公元一一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河南景年題』的題記。

宋、遼、金三代在陝北鑿窟造像，大約有一百多年歷史，營造了百餘處大小石窟，必然有一批能工巧匠，但均無文字可考了，最為珍貴的是在黃陵石空寺發現有刻工題名的發願文：『紹首苑廣、苑昊、李皋、□和共四人等，鐫造石空寺佛教後壁一百五十羅漢并部從六百，伏願皇帝萬歲，臣佐千秋，祿位長居，國泰民安，四恩三有，同成佛果。紹聖二年（公元一〇九五年）九月八日。鄜州介端等并工。』這是所見到的刻鑿佛像工匠介端的最早題名，而且一次可刻鑿各類造像六百五十多尊，亦可知其工藝水平之高。第二年介端還在此造佛，有題刻曰『紹聖三年（公元一〇九六年）二月五日清信弟子周萬，發心作菩薩一尊，彌勒佛一尊，自捨靜（淨）財壹佰貫省，伏乞閻家平善，早成佛道者謹記。鐫佛人介端』。因其為鄜州人，所以他及其弟子的創作活動主要集中在富縣一帶。如富縣馬渠寺石窟有『施主□□王十父等各發心打造十六羅漢一堂，今具□人姓名……壽昌五年（公元一〇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介用作。』同窟還見『崇寧伍年八月二十五日，施主王松，自發心造伍佰羅漢一堂，妝化一年，施主王松，妻似氏、男王旱千、亡老母親劉氏、亡老父王端同發心，王恭、王貴、楊虔、借□施主張

珪。本州介處作，宋虔、王信。』

介處與介用的題銘，還見于富縣閣子頭石窟：『元符三年（公元一一〇〇年）□月□日，施主平泉村皇甫吉、男皇甫晟發虔□□聖佛殿，內有釋迦□□、十方佛、十地菩薩四十并及四面彩畫已畢，又打造石宮一所，亦有釋迦、力士、五百羅漢，于政和壬辰二載（公元一一一二年）二月五日畢功，虔心已竣，願帝王萬歲，臣載千秋，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閭家安樂，大小無災，願常保護于□爲記之耳。政和二年（公元一一二年），施主皇甫吉、妻許氏、男皇甫晟、孫繼任、二漢，皇甫憲得價□三千貫。本州介處造，□□介元、弟子介用』。介氏諸人的關係，在黃陵萬佛寺有一段殘漫的題刻，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該題記稱：『政和五年（公元一一五）六月一日并工記，作佛人鄜州介端、男介元、弟子介用、介政』。這樣看來，以介端爲首的介氏家族，是鄜州石窟乃至陝北石窟的主要鑿造者，其中主要成員有介處及其子介元、弟子介用、介政，宋虔、王信也可能是其弟子。

二

從中國石窟寺分區來看，陝西石窟屬中原北方區。比起河西區、晋豫及其以東區、甘寧黃河以東區來說是一個較小的單獨區域，而且造像起步較晚。而在它周圍的雲岡石窟、天龍山石窟、龍門石窟、廣元千佛崖石窟、麥積山石窟、慶陽北石窟等大型石窟群，都在一定程度上對陝西石窟產生過影響。所以在南北朝時期，陝西石窟以小龕平面造像爲主，這一時期是陝西石窟的開創時期。

隋代至初唐，陝西進入了較爲規範的摩崖造像和鑿窟造像的階段。這個時期的造像，在題材、某些造像法則和手法運用上，帶有明顯的傳統色彩。如彬縣大佛寺的三世佛題材、佛座下部繁縟的衣褶、佛的坐式、手印等，都具有濃郁的北朝遺風。從耀縣藥王山摩崖造像的彌勒中，還可看到逐漸由平面雕刻向立體雕刻的過渡，反映出典型的骨秀神清風格。

初唐的麟游慈善寺所接受的慶陽北石窟寺、麥積山石窟及天龍山等造像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主要的影響是來自龍門石窟的雕刻風格，這是從北朝向唐初轉變時期的特色。與中原地